



李敖著
李敖論
國民黨

又名 國民黨研究

續集



李敖論國民黨續集

李敖
著

李敖論國民黨 續集

著 作 者 李 敖

出 版 者 全能出版社

發 行 人 劉兆輝

台北市崇德路266巷18號

登 記 證 局版台業字第1334號

代理發行
經 銷 信興書報社

台南市國安街168號 電話：2633127

印 刷 所 精美印刷廠

台南市新和二路三號

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

出版日期 一九八八年三月

定 價 新台幣NT\$ 220

港幣HK\$ 43

自序

在「國民黨研究」付印之日，我再編定這本「國民黨研究續集」，速度之快，不但嚇了敵人一跳，也嚇了朋友一跳。

我一生痛恨國民黨，我痛恨它，與這島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。一般人從小被它騙，騙得加入它，成了或做過它的黨員，最後才有所覺悟，但仍要跟它接龍、跟它畫虎、跟它委蛇、跟它待兔。……我卻全不如此。我從在北京唸小學時就對國民黨厭惡，這一厭惡使我一直堅持不做它的黨員，雖然這一堅持，帶給我幾十年的不方便、「不識時務」，但我不但不後悔、反引爲自豪，這是我一生中的「大德」之一。

目錄

自序

一 國民黨與雲南起義	一
二 國民黨的政治與司法	二
三 國民黨與「錫安山事件」	叁
四 國民黨的裁縫將軍之一	八
五 國民黨的裁縫將軍之二	七
六 國民黨政工頭子投共	一五
七 國民黨大使垮臺秘聞	二七
八 國民黨的大臣之體	三三
九 國民黨胡秋原的時光隧道	三九
一〇 國民黨胡秋原冒充「文化部長」	四〇

國民黨與雲南起義

——誰再造了共和？

話：

國民黨黨史會出版「革命文獻」，在第五輯「中華革命黨史料」編者序言裏，有這樣的

本輯是以中華革命黨史料爲中心。中華革命黨雖只有短短五年歷史（自民國三年七月八日成立起，至八年十月十日改組爲中國國民黨止），但它經過無數的艱險和奮鬥，却建樹了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蹟。這就是說：中華民國雖於民元創立了，不幸爲野心家的袁世凱所乘。他利用帝制的餘孽，軍閥的黨羽，解散國會，摧殘革命主力的本黨，以圖達成他家天下的逆謀。那時中華民國的國命，幾致中斷。總理爲維護共和，削平大難，遂率領忠貞同志，組織中華革命黨，豎起討袁的大纛。雖然無地區的憑藉，有

第五輯

革命文獻

羅家倫敬書



國民黨「革命文獻」。

經費的困難，並且黨內也不免發生若干的歧見，總理本其大無畏的精神，絕不氣餒，卒能重奠革命組織，振奮海內外的人心。經過肇和兵艦起義後，繼之雲南又舉義旗，全國風起雲湧，使袁世凱衆叛親離，不能不取消帝制憂憤而亡。這次討袁反帝維護民主的偉大成就，實發動於這組織並不龐大而革命意識絕對堅強的中華革命黨，實在是歷史上的奇蹟。

這段寫中華革命黨「再造共和」的話，是十足歪曲革命文獻的謊話。這段謊話的重點是：中華革命黨是雲南起義的「發動」者，是使「全國風起雲湧，使袁世凱衆叛親離，不能不取消帝制憂憤而亡」的「革命」者，是「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蹟」的「建樹」者。其實，這些都是吹牛，都不是真的。真的「再造共和」、挽回「中華民國的國命」的，卻是別有其人、別有其團體，與中華革命黨實在沒有什麼相干。中華革命黨在「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蹟」上，所盡的力量，如果有的話，也是極爲微小、間接、失敗的。但是，中華革命黨的後身國民黨卻不要臉的偷吃下這一「重大史蹟」，並吹牛說這「實在是歷史上的奇蹟」。對這種卑鄙的行徑，在國民黨大肆慶祝建黨九十年的前夜，我決定有所揭發，我先從雲南起義說起。

請看國民黨教科書

雲南起義在目前國立編譯館主編的國民中學「歷史科教科書」裏，有這樣的解釋：



袁世凱——總統不過癮，皇上才過癮。

宋教仁被袁暗殺，二次革命失敗之後，國父有鑒於國民黨的組織渙散，革命精神消失，不足以完成革命大業，深恐經他多年犧牲奮鬥方始締造完成的中華民國，將被袁世凱的陰謀顛覆。便在民國三年將國民黨改組成中華革命黨，以討袁爲宗旨，以實現民權、民生主義爲目標。民國四年袁世凱接受帝制以後，國父命陳其美在上海策動肇和軍艦起義，發難討袁，雖不幸失敗，但確已喚起了革命精神。

雲南將軍唐繼堯看到袁世凱的竊國行爲，非常不滿，同時國父也派黨人呂志伊前往遊說，唐氏決加討伐，並迎接蔡鍔和李烈鈞前往雲南，於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告獨立，共同組織護國軍，誓師討袁，是爲雲南起義。護國軍出師後，節節勝利，貴州、兩廣、浙江、陝西、湖南、四川等省都紛紛響應，袁世凱見大勢已去，乃於民國五年三月下令撤銷帝制，但仍以總統自居；護國軍堅不承認。不久袁氏便由於內外交迫，憂憤而死了。所謂「洪憲」紀元，僅僅只有八十二天。

以上這段國定本教科書的文字，若與四十年前在大陸時國立編譯館主編的初級中學「歷史」對照起來，我們便有所發現了。四十年前的教科書是這樣的：

當帝制運動正在醞釀時，全國人心極感不安，各方都進行倒袁，但這時袁氏的軍隊，分布全國，祇有雲南、貴州二省可以作爲發難地點，四年十二月間，帝制運動醞釀成熟，前雲南都督蔡鍔與其師梁啓超決定倒袁計畫，蔡氏就秘密離京，由日本轉到雲南，說雲南督理軍務唐繼堯反對帝制，同時國

民黨李烈鈞、李根源也派人到雲南活動，促繼堯發難。十二月二十三日唐繼堯和巡按使任可澄通電請袁取消帝制；繼堯因不得袁氏答覆，二十五日便宣告雲南獨立，組織護國軍，北伐討袁。袁軍連戰連敗，接著貴州、廣西也先後獨立，於是西南各省聯成一氣，討袁聲勢大盛。同時北京外交團又屢有反帝制的嚴重表示，袁氏知大勢已去，便於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通電撤消承認帝制案，明令廢止洪憲年號，仍以是年爲中華民國五年，藉以和緩國內外反對的空氣。

這兩段教科書的最大不同是：

一、四十年前的教科書明說雲南起義是「蔡鐸與其師梁啓超」爲首事之人，是「說」動「唐繼堯」反對帝制的；今天的教科書却說「唐繼堯」是主角，「蔡鐸」是後來被「迎接」去的。

二、四十年前的教科書絕口不提「國父」；今天的教科書却說「國父」也是主角，由於他派人「遊說」，才使「唐繼堯」下了決定。

三、四十年前的教科書還提「梁啓超」；今天的教科書已絕口不提。

凸出唐繼堯

四十年來教科書的變化，不是偶然的，它是國民黨偷吃別人革命果實的一貫作業。四十

年前的教科書中，在提到蔡鍔、梁啓超首事之後，提到「同時國民黨李烈鈞、李根源也派人到雲南活動」，本已有混淆視聽之嫌，（因為那個國民黨並非後來的國民黨！）但還大致不離譜兒；但是今天的教科書卻完全荒腔走板了，它顯然在不斷的動手腳，使本末倒置、使主從異位、刪了不該刪的英雄，加了不該加的幫手，於是，整個歷史就被扭曲了、竄改了。

國民黨扭曲、竄改歷史的原因，是由於雲南起義「再造共和」，照一九一六年孫中山「致黎元洪盼定雲南起義爲國慶日電」文所說，武昌首義只是「民國開創之功」，而雲南起義卻是「民國中興之業」^①。這樣大的功勞，國民黨豈有眼紅之理？何況起義元勳又是國民黨眼中釘梁啓超，是頭牌的「黨外人士」，國民黨又如何老臉兜得住？於是，千方百計的扭曲與竄改，便要應運而出了。

不幸的是，當年雲南起義是誰的功勞，太明確了，大家都知道蔡鍔是主角、蔡鍔的老師梁啓超也是主角，事實俱在，是不容國民黨胡說的。大體上，國民黨在雲南起義後三十年中，也不太敢胡說，只是一路吃驚。但有一點，國民黨決不放過，那就是凸出唐繼堯的主角身分，用以平衡、沖淡、或凌駕蔡鍔的功勞。唐繼堯，字蓀賡，別號東大陸主人。雲南東川人。二十四歲去日本，先入振武學校，後入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。在日本加入同盟會，刊行「武學雜誌」、「雲南雜誌」。歸國後，任雲南督練公所參謀處提調兼講武堂教官，旋調



八

唐繼堯——化被動爲主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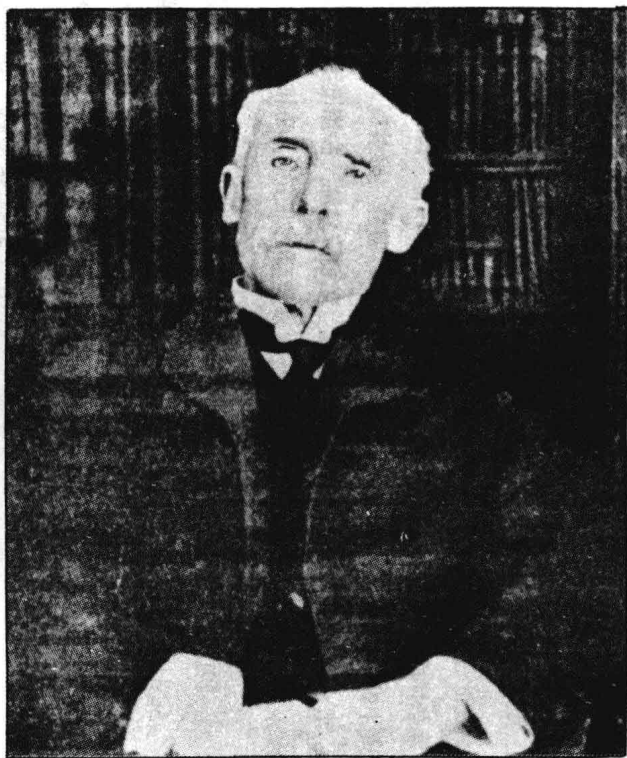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九鎮正參謀官，後以功升第七十四標一營管帶、講武堂監督。辛亥革命時候，與第三十七協協統蔡鍔等於九月九日在雲南宣布獨立，由蔡鍔任雲南都督，他做都督府軍政、參謀兩部次長，兼講武堂總辦。後來袁世凱調虎離山，使蔡鍔去北京任職，蔡鍔就保他的師長唐繼堯接他任雲南都督。蔡鍔雖然北上，但他已是「隱隱爲西南盟主」，他的根仍在雲南。唐繼堯本人本是擁護袁世凱以保祿位的，並不要反袁。雲南地區的反袁運動，他甚至加以彈壓，據「雲南討袁黨人殉難或被捕概況」，唐繼堯當時曾有上袁世凱的電文，內容是：

去年以來，黨人忽改變方針，常令黨羽來滇運動，已破獲多次，斬殺多人，以爲可以無事矣。乃近日又有所謂王蔭南，給予資財，投入者已有百數十人。捕獲王蔭南，檢出黨人名冊一本，共其事與謀者有百餘人之多。其爲首倡亂者蔡濟五、董建章、羅海峰、趙飛鳳、王蔭南等五人，蔡斬首，而王槍斃。

從反動到「風派」

由此可見，唐繼堯的反動立場，甚爲明顯，他手下的「中級軍官健者」向他進言，也是「莫得要領」。直到蔡鍔逃離北京，王伯群先蔡鍔五天到了雲南，交給他蔡鍔的信，他才決定跟進（「蔡松坡先生遺集」軍政文電中五年一月「致梁新會函」）。劉達武「蔡松坡先生年譜」透露：

蔡鍔在二十日抵阿迷縣時曾被雲南官方人員行刺未遂；二十一日抵昆明，「時雲南第一師師長張□□欲擁袁，第二師師長劉□□意存觀望，唐繼堯不能決，人心惶恐。公以爲不速發，恐生變，因謂繼堯曰：『余此行爲救國而來，幸君早決大計，免生他變。』又聞袁氏封爵電已至，君欲安富尊榮，則請持吾頭去，並可博一公爵也。」繼堯乃聽命。」可見唐繼堯的跟進，是由於蔡鍔所迫和羣情所迫。在這種所迫之下，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蔡鍔在雲南召集軍政領袖會議，二十三日即由唐繼堯領銜通電，要求袁世凱維持國本，並限二十四小時答覆。袁世凱收到後，一面請英國公使朱爾典 (John Jordan) 致電昆明英國領事葛福 (Herbert Goffe)，請他以私人名義勸告蔡鍔、唐繼堯別與他爲敵，一面命政事堂於二十五日代覆一電，大意說：雲南一向贊同君主立憲，唐繼堯曾經兩次致電政事堂，籲請袁世凱早定大位；又曾於十月十二日、十二月十八日、二十一日三度致電統率辦事處，衷心勸進，並報告已嚴密防範革命黨在滇活動，絕不致再有變故發生。「今據漾電，語多離奇，事隔三日，前後顛倒如此，想係他人所捏造。」因此要他們「另具印文，親筆簽名，迅速寄京，以明真象。」袁世凱這兩道懷柔手續無效後，才在二十九日下令褫唐繼堯的職務，令文中還提到唐繼堯「兩次勸進籲請早正大位，情詞肫懇，二十一日以前迭次電稱滇境雖有亂黨，秘密煽惑，現在防範甚嚴，決不致發生事變，乃未逾數日，遽變初衷。」言下不勝奇怪。其實老袁



洋鬼子朱爾典。

沒什麼好奇怪的，唐繼堯的確是「遽變初衷」了的，「前後顛倒如此」了的，因為他是「風派」，所以倒來倒去，並不足為奇。

「當敵我血戰之際，不肯加一兵一矢」

餘不足觀齋主在「蔡松坡的珍貴文獻與軼事」（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六日香港「春秋」第一九五期）中，指出趙佛重「蔡松坡先生八十年祭」一文中「最精警一段曰」：

「……松坡先生由北京出走，間關來滇，起義倒袁，這時滇督，還不能決心討賊，松坡先生計料如果不速決定，恐生變化，便對滇督說：『余此行爲救國而來，幸君早決大計，免生他變，又聞袁氏封爵電已至，君欲安富尊榮，則請持吾頭去！並可博一公爵也！』滇督經這一激，才肯合作。」

趙先生所述，證以滇人李華英氏（小川）之言，彼此頗相脗合，當蔡公率師入川時，李華英任行營副官處長，及蔡公離川赴日療治喉病，李又隨行，蓋所謂始終其事者。李嘗太息以語余曰：「雲南首義前夕，苟非松坡以大無畏精神，劍及履及，爭取一瞬間之決定，則黃廣（指唐繼堯）夜長夢多，恐局面又大不同！吾服松坡之智，吾尤服松坡之勇！而松坡之大公無私，更使黃廣無法作一通詞也，今安得再見斯人！」

李氏語畢，並以蔡公手書致梁任公電稿相示：「火急，上海孟淵旅社，石醉六、袁士傳兄：即轉